

蘇東坡尺牘

蘇東坡尺牘

顧軾庭署

上海文明  
書局藏版

蘇東坡尺牘序

善為文者於絕港斷流之中而若有刁乎大風之突起軒然異瀾之疊至者無他氣盛故也吾於長公書牘見之矣昌黎氏有言曰氣盛則言之短長大小皆宜長公惟能有此浩然之盛氣故彈劾不以餒其志遷謫不以挫其懷而磊落奇偉之才一以文字達之其寓諸書牘者雖視為餘事而讀之者驚為河漢之無極若有刁乎大風之突起軒然異瀾之疊至者蘇海之名古人不我欺矣爰識數語於簡端

民國八年五月葆光居士序

蘇東坡尺牘目次

卷上

與章子厚書

答李廌書

答張文潛書

答毛滂書

答舒煥書

答黃魯直書

答宋寺丞書

答陳師仲書

答畢仲舉書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答安師孟書

與曾子固書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答李端叔書

答秦太虛書

答參寥二首

答王商彥

與程正輔提刑七首

答王敏仲二首

與范純夫

與蕭朝奉

答王莊叔

與循守周文之二首

與封守朱朝請

與李大夫

與周文之

與林濟甫

答劉元忠

答程全父推官三首

答程天侔二首

與鄭嘉會

與僧隆賢二首

與楊濟甫

與元老姪孫三首

與范元長四首

與秦少游

與楊子微

與范元長五首

與孫叔靜二首

與朱行中舍人四首

與歐陽晦夫

答南華明老

答錢濟明三首

答蘇伯固三首

與錢志仲

與人

與宋漢傑

與胡郎仁修二首

與外生柳閱

與程德孺運使二首

答錢濟明二首

答廖明畧二首

答孔毅夫二首

答蘇伯固

答胡道師

與李公擇

與黃師是二首

與子由二首

與馮祖仁二首

與朱元章六首

與錢濟明

與徑山長老惟琳二首

卷下

與楊元素

答賈耘老三首

與千之姪

與潘彥明

與開元明師

答王定國三首

答靈鷲遵老

與楊康功

答王慶源

答潘彥明

與王慶源

答佛印禪師

與知縣

答李方叔

與王慶源二首

與楊元素

與張太保安道

與李端伯實文二首

答呂元鈞

與千之姪

與楊君素

與黃州故人

答龐安常二首

答李方叔

與王定國

與李端叔

與范純父

與辯才禪師

與浴室用

答劉元忠

答王慶源

與陳懿叔

與趙德麟

與大覺禪師連公二首

與大別才老二首

與承天明老三首

與佛印禪師三首

與王元直

與王慶源之子

答楊禮先

與潮守王朝請滌二首

與吳子野

答龜山長老二首

答王定國

與趙德麟二首

與辯才禪師

答參寥

與范純父侍郎

與孔毅父

與范純夫二首

答李方叔二首

答潘彥明

與鞠持正二首

答楊濟甫

與子安兄二首

與子由

與參寥

與錢濟明二首

與孫子發

答錢濟明二首

答張嘉父

答徐得之

與康公操都官

與楊濟甫

與周開祖

答水陸通長老

與王慶源二首

答金山寶覺禪師

答富道人

答周開祖

答蜀僧幾演

與眉守黎希聲二首

答范蜀公

答晁叔美二首

與蒲廷淵

與晁君成

與范子豐四首

答王慶源

答參寥

與文與可

與鮮于子駿三首

與歐陽仲純二首

答周開祖二首

答呂熙道二首

答范純夫

與道甫

答李昭玘

答范蜀公四首

答言上人

答通禪師

答道源祕校

與王慶源

與陳季常

答吳子野三首

與李公擇二首

與蔡景繁九首

與吳子野

與江惇禮秀才三首

答陳季常二首

與錢世雄

答上官長官二首

與人

與千乘姪

與蒲傳正

與子安兄

與王元直

答圓通秀禪師

答寶月大師三首

答趙昶晦之二首

答濠州陳章朝請二首

與徐德之

答程彛仲推官二首

與王文甫

蘇東坡尺牘卷上

與章子厚書

子厚參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政。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為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牆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來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既喪妻。絕嗜好。蔬食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偃偃焉。未有所得也。徐守莘老每有書來。亦以此見教。想時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幸甚。子敏雖失解。乃得久處左右。想遂磨琢成其妙質也。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劉子政二墳。向欲為作祠堂。竟不暇此為遺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當有記文。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當為作也。無由面言。臨書惘惘。惟順時自愛。謹奉手啟為謝。不宣。

答李廌書

軾頓首。先輩李君足下。別後遞中得二書。皆未果答。專人來又辱長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感

慰深矣。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為人。至論褚遂良不諧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畧。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為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而況欲託字畫之上。以求信於後世。不以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非所以為厚也。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已。自孟軻以下者。皆憮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以得患禍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聿。讀其詩。知其為超然奇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為賜大矣。唐論文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錄。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學喜事。甚善甚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為志文。則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既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昔晉溫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辱見厚不敢不盡。冬寒惟節哀自重。

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為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直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復覩縷。

答毛滂書

軾啓。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今時為文者至多。可喜者亦眾。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餐。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眾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

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為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況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辱見貺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都。尚得一見否。

### 答舒煥書

軾頓首。軾天資懶慢。自少年筋力有餘時。已不喜應接人事。其於酬酢往反。蓋嘗和矣。而未嘗敢倡也。近日加之衰病。向所謂和者。又不能給。雖知其勢必為人所怪怒。但弛廢之心。不能自克。聞足下之賢久矣。又知守官不甚相遠。加之往來者具道足下。雖未相識。而相與之意甚厚。亦欲作一書相聞。然操筆復止者數矣。因與賈君飲。出足下送行一絕句。其語有見及者。醉中率爾和答。醒後不復記憶。其中道何等語也。忽辱手示。乃知有公沙之語。惘然如夢中事。愧赧不已。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豈僕荒唐無實。橫得聲名者所能眩乎。何其稱述之過也。其詞則信美矣。豈效鄒衍相如高談馳騫。不顧其實。苟欲託僕以發其宏麗新語邪。歐陽公天人也。恐未易過非。獨不肖所不敢當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為似之。或至以為過之。非狂則愚而已。何緣會面。一笑為樂。朱文使行忽遽。裁謝草草。

### 答黃魯直書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為非今世

之人也。華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為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為。然觀其文。以求其為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為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游。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弃。與世濶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卧病。忽忽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為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末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答宋寺丞書

軾自假守彭城。即欲為一書以問左右。久苦多事。竟為足下所先。慚悚不可言也。來書稱道過當。皆非無狀所能髣髴。自少小為學。不過以記誦篆刻追世俗之好。真所謂寡見淺聞者也。年大來。雖所謂寡淺者。亦復廢忘。至於吏道。法令民事。簿書期會。尤非所長。素又不喜從事於此。以不喜之心。強其所不長。其荒唐謬悠可知也。而彭城自漢以來。號為重地。朝廷過采其虛名。不知其實無有也。而輕以畀之。自到郡以來。夏旱秋潦。繼之以橫流之災。扎瘥之餘。百役毛起。公私騷然。未已也。計其不治之聲。聞於左右者多矣。仁人君子。不指其過。教其所不迨。而更譽之何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自今與足下往來相聞。知不徒為

好而已。當有以告我者。不勝大願。適會夫役起。無頃刻閒暇。書不能盡意。惟深察之。

答陳師仲書

軾頓首再拜。錢塘主簿陳君足下。曩在徐州。得一再見。及見顏長道輩。皆言足下文詞卓犖。志節高亮。固欲朝夕相從。適會訟訴。偶有相關及者。遂不復往來。此自足下門中不幸。亦豈為史者所樂哉。想彼此有以相照。已而軾又負罪遠竄。流離契濶。益不復相聞。今者蒙書教累幅。相屬之厚。又甚於昔者。知足下釋然。果不以前事介意。幸甚幸甚。自得罪後。雖平生厚善。有不敢通問者。足下獨犯眾人之所忌。何哉。及讀所惠詩文。不數篇。輒拊掌太息。此自世間奇男子。豈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乎。詩文皆奇麗。所寄不齊。而皆歸合於大道。軾又何言者。其間十常有四五見及。或及舍弟。何相愛之深也。處世齟齬。每深自嫌惡。不論他人。及見足下輩。猶如此。輒亦少自赦。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而於軾特甚。今足下獨不信。建言詩不能窮人。為之益力。其詩日已工。其窮殆未可量。然亦在所用而已。不龜手之藥。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達乎。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為之。何暇計議窮達。云能窮人者。固繆。云不能窮人者。亦未免有意於畏窮也。江淮間人。好食河豚。每與人爭。河豚本不殺人。嘗戲之。性命自予有。美則食之。何與我事。今復以此戲足下。想復千里為我一笑也。先吏部詩。幸得一觀。輒題數字。繼諸公之末。見為編述。超然黃樓二集。為賜尤重。從來不曾編次。縱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為家人婦女輩焚毀盡矣。不知今乃在足下許。當為刪去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軾於錢塘人。有何思意。而其人至今

見念軾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到之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當復縱游如軾在彼時也。山水窮絕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記。有便以一二見寄。慰此惘惘。其餘慎疾自重。不宣。

答畢仲舉書

軾啟。奉別忽十餘年。愚瞽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尚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慰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放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飢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為閑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聞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麤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為至矣。而鄙僕所言為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為出生死超三